

# 海年哥

□南京 王振羽

镇上读书的时候，青年哥与我在年级一班，海年哥则在三班。待到了初三，学生越来越少，有的转学到其他地方去了，有的辍学到广东打工去了，三个班也就只能归并成一个班了。

青年哥、海年哥与我一个班，家都不在镇上，彼此来往密切，他们待我如弟弟一般，很是关照。某次评优，学校推选了两位其他同学，还因他们早早到校学习而被称作“报晓鸡”，被树为“典型”。我因此而承受巨大压力，不服气而又无人可以倾诉，很恼人的少年心事。但，海年哥却对我说，别在意，考上高中才是关键。这一宽慰我的话，至今想来，犹在耳边。

已经是深秋时节了，一个周末，教数学的王倩老师把青年哥和我从教室里喊出来说道，张海年已经一周没有来上课了，你俩去他家里看看，还是劝他咬牙坚持一下，也就一年不到的时间，多年辛苦，就此放弃，实在可惜。王倩老师说，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是指来年中招考试，若顺利通过，可以读高中，亦可考中师。我俩连连点头，一下课，就相约一起去海年哥家。

张海年家在炼石店，小镇往东，在湛河与汝河交汇处。炼石店再往东，就是简城，已经到了沙河边上，简城则属于舞阳县了，不归叶县管辖。青年哥家在殷湾，要过湛河往北穿过姜渡口，才能到他家，殷湾是紧靠汝河在大堤之外的一个小村。我的村子王庄则在殷湾西北一隅，也是临着汝河。这样说来，炼石店、殷湾、王庄是大致呈三角形的河汊地域的小小村落。

当时正流行刘兰芳的评书，

是说的杨家将，青年哥在镇上借住在他姑姑家，家里有收音机，晚饭后听过评书再做题、复习功课。我则借住在高明杰老师的办公室里，无从收听音机，但有过期的报纸可看。青年哥和我一路上，沿着多年无水干涸见底的干渠匆匆而行，旷野平畴，玉米大豆正待收割，高压线上的鸟儿静卧俯视，看着两个乡村少年步履匆匆，不明所以。青年哥给我说着杨家将故事，颇不寂寞，待穿过洛冈街，往东而行，已经夕阳落山，时光不早了。

我们进了炼石店这一村子，四处打听，却原来，炼石店分东寨、西寨，海年哥家在东寨。炼石店，地处河网纵横交错的莽苍平原，哪有石头可供冶炼、采打？据说是孔子周游列国，车陷沙河，他与弟子驻足之地被称作泥车。涉水过河，再往北行，书卷多被弄湿，也就借着阳光暖风，加以晾晒，此地就被称作晾湿店，久而久之，转音被称作炼石店了。

到了海年哥家里，平常小院，家徒四壁。他不在家，他的二哥、弟弟却在家，乡人朴实厚道，一见同学来了，赶忙从水缸里给我们舀水喝。言谈之中，青年哥与我听出来了，海年哥的母亲去世得早，海年的大哥、二哥结婚后，因为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再供应海年哥读书，就有点为难不愿意了。哥哥们不說什麼，嫂子们就有了意见。眼看着这样的局面，海年哥也就只能辍学在家帮助忙活田地了。正说话间，海年哥风尘仆仆地从村外赶回来，三位同学，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海年哥的二哥表态说，周一让老三就去学校，你们放心吧。他说的老三，就是海年哥。有了这句

话，青年哥与我有点如释重负，总觉得不虚此行，得到了一句硬实的话，心里很舒坦。

天色已晚，炊烟缭绕。青年哥与我起身告辞，海年哥送我们出村，流泪而别。我和青年哥沿着湛河大堤往西走了一会，决定涉水过河抄近路回家。当时的河水已经冰凉。我们过河到了对岸，却有点茫然无措了。枯败的青纱帐，远处若隐若现的灯火，比较凛冽的夜风，脚下却没有路可走。顾不了许多，我们两投身到青纱帐里，认定大致方向，匆匆忙忙，急促而行。谁知道，越急越出错，眼看到了田野边缘，却总是找不到大路。青年哥突然说了一句，先静一静，莫非是遇到鬼打墙了！听一向从容不迫的青年哥如此一说，我也顿然紧张起来。大致就在一周前，还有浮言传说，有恶人拦路抢劫，害人性命，云云。待我们终于找到一条大路，是通向姜渡口的。辨析方向，才终于明白，我们在一个坟园周围盘桓太久，还真有点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味道了。我和青年哥就此分手，夜色深沉，饥肠辘辘，他往东北而去，我则往西北赶路。

回到村子里，进了家门，已经是八九点钟了。母亲与弟弟在家，父亲与哥哥当时都在外地呢。妈妈看我脸色不好，就赶忙做饭，让我先吃点东西，垫垫底。弟弟从馍筐里给我找来烙馍，包了妈妈腌制的咸菜，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后，才给妈妈说去了炼石店的事情。妈妈叹气不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海年哥最终也没有到学校里来。他后来学了手艺，给人打橱柜，娶妻生子，再后来，又抱了孙子，日子过得很踏实、知足。

## 流水东流

□安徽铜陵 何愿斌

登顶天然塔时，那给我开门的妇人已不在菜园除草，她的蓝衫下裹着一把小钥匙，没有它，你就无法盘旋而上，十分钟后站在五层塔顶鸟瞰。四野苍茫，辨不清方向。一条大江如捺笔斜出，至此东流？菊江无菊，古镇，码头，柳色，人烟。一位老人坐在屋脚劈柴，守着几株橘子树，黄金果实被骄阳捂得熠熠发光。这早冬，有春天般的温暖。去年来时，我错过了天然塔，在老街问询时，热情的乡亲说，太远啦，好多路。错过也好，人生中少不得一些因缘，起始于因遗憾引发的重逢或再访。

又一次，来到牛头山下。山不高，不过一方丘台。苍苍丛林掩映一条曲折而上的石阶步道，步道尽头，是镶嵌陶公祠碑刻的筒朴墙苑。这一回，木门敞开，陶公以无言的友好迎接我。菊花谢了，是今年才种下的。桂花高过屋顶，如同见证。这祠虽为毁后重建，但确有年头。楹联题刻“逢盛世定不作桃花源记，遇明君哪得赋归去来辞。”陶公立在黑洞洞的木屋里，望着松枝。墙头标注他曲折的人生轨迹，书写着白云般散淡的诗篇。我在墙背的一大幅油画前驻足，诵读着题咏“松菊笑傲五斗米，餐风饮露乱鸦石间”。祠后一大片落落空场，鸦雀全无。锄头，美酒，统统不见。风可进，雨可来，菊花不曾开。秀峰塔矗立眼前，默守着陶公的孤独。塔门紧锁，连一个嘱咐烧香的妇人也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年

头，风把几棵老树捎上塔尖。

上一年，来得更晚。陶公祠前门紧闭，后门以一把锁对着我。兜完一圈后，我猛然发现后门铁环之间留有巨大的缝隙，这简直是陶公约我做的一个游戏。我把西装卸掉，像儿时钻进老屋找钥匙那样走了一趟后门！我再把前门门抽开，招呼墙外的三两游人进来，那一刻，我俨然成了陶公家族的一员。

据说，陶公当年任彭泽县令，朝在彭泽，夜宿东流。是什么如此吸引中年的陶公，不惜弃印而去。东流的魅力，除去流水、菊花，还有什么不同寻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首诗留下，一首词漂来。一个看似与东流毫不相干的宋人留下一则谜语，一个以豪放著称的词人偏偏书写一首婉约《念奴娇·东流村壁》，听凭江水浩荡，没有被岁月风干。词曰：“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剡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经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军务匆匆，当年的辛弃疾由江西调往京师，在僻邑东流一角，他未能看到想见的桃园。

穿过荷塘，踏上柳岸，大河浅滩，芦花白茫茫，而青草密布如春天。一堤之隔，是四通八达的东流老街。石板路溜滑，风雨走

过，无数双大脚小脚走过。阳光一如既往，抚摸过英雄、娼妓、词人、商贾。黄狗在街心晾晒，白猫钻进黑屋。柿树的虬枝触向蓝天，野柿金红耀眼，是初冬的绝色。篱墙根，柿果大把大把散落，弥漫开泥土的气息。

走进老宅，干净的尘土在晌午阳光里浮游，人变得恍惚，若在时光之河泅渡。透过静默的方格木窗，俯瞰街道、电线、农家菜园，蓝天下，青藤爬满后院，细草沿石缝前行。这里曾经被日本士兵占领，曾经做过老县政府办公场所，喧嚣过，欢笑过，痛楚过。如今老宅陈设为一位北方艺人的展厅，悬挂着数十幅山水油画。

阳光泼洒绿茵茵的画布，像流水拂过沙滩，也像缤纷的戏子落场，将青衫挂于墙壁，惟余空空的厅堂。我在老宅对面的戏台前落座，主人客套着请我登台亮嗓，我连连摆手，这戏并不是人人都唱得好的。东至民间有文南词，一种行将消失的曲调，所幸近年列入非遗鼓励传承。好东西，会像流水一样消逝无痕，但不会像春天那样春去春又回。塔有双塔，文有二俊，一湖升金，历山隐隐，东流人的心中有秋色积淀后金粉银粉的沉静。

流水东流，鸿雁南飞，行走在冬天里的人是水中的沙砾，是风中的行羽。在季节的辗转流连里，足踏一方孤独的岛屿，你和我，无时不在寻觅温暖可栖的东流归处。

## 可能阳了

□常州 于晓宏

那天下午2点多，我睡完午觉起来，觉得有点低热畏寒，以为是夜里起来看了世界杯决赛导致睡眠不足，有些疲劳罢了。再后来，感觉到不对劲，身体特别疲倦。我凭着近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的涉及新冠诊断和治疗的那些视频，觉得自己可能阳了。

为了避免传给我爱人，我就到书房休息了，躺在床上看看手机，比平日多喝了点热水。当天吃晚饭前热度也退了，没感觉不到有什么难受的。因为有些怕冷，我没洗澡就早早休息了，但睡着了个把小时就醒了，感觉喉咙口有痰，咳了两声就把痰给吐了出来。半夜时分，我起来上了趟厕所，又轻咳了一声，吐了口痰，不像朋友们说的那么难受，看来我感染的奥密克戎毒株还比较“温柔”。

从第二天开始症状有所加重。早晨醒来后，觉得喉头有痰积淤，而且痰液要比夜里多。即便如此，在洗漱完后，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拿上两个装纯净水的塑料桶，到小区门卫边灌了两桶纯净水。装过水吃了早饭后，我还跟一学兄通了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听听他对我的一篇新作有何建议，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把

标题和几处措辞作了些调整。

下午午休起来后感觉更怕冷了，两只手摸上去冰冰冷冷的，我只好棉睡衣里面加了件羽绒背心。我的体温明显高于昨天下午，脸上发红发烧，眼睛有些糊，喉咙痰液更多了。爱人看我的症状加重了，便在客厅、餐厅、卧室和卫生间都喷了消毒液，还点了家里原来存的艾条，以此杀灭奥密克戎病毒。杀过毒后我们就照着商定的办法，错开进出卧室的时间，出卧室前就带上N95口罩。吃过晚饭后体温虽然又下来了，但是夜里一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一次，根本没有睡好。第三天咳嗽更频繁，痰液有增无减，开始出现流清水鼻涕和四肢肌肉酸疼等新症状，夜里肌肉酸疼比白天更厉害。此后两天仍有点怕冷，并伴有咳嗽和痰多两种症状，我开始每天吃个煮熟的梨子，再多喝些用生姜、桔梗等熬的汤。

直到第六天晚上，我开始连连打喷嚏，终于显现出了即将阳康的征兆。

现在，我已经痊愈。把生病的过程写出来，但愿能对刚阳的和以后说不定会阳的读者有所帮助。

## 儿时游戏“砸钱锅”

□南京 谢文龙

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那时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砸钱锅”。随便找一处空地，地上平放一块红砖，另一头划一道横线，场子就摆起来了。

游戏开始前，小伙伴先要往红砖上放硬币，这红砖就被叫作“钱锅”。有时候每人出五分钱、有时候是一角钱，数额多少大家商量决定。

游戏第一把(回)是根据翻手手心背来决定往横线方向扔铜板(旧时的银元)的顺序，谁扔的铜板越靠近横线内边，谁就是第一名，游戏中被称为“大头”，可以第一个再把铜板往红砖这边扔回来，享受第一个砸钱的权利。这时候“锅”上的硬币多，得到的就可能多，所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抢到“大头”。就在“大头”似乎要产生的时候，后面的人还有机会，只要扔出去的铜板把“大头”的铜板撞出了线外，或者压在了上面，自己就成了“大头”。可见，竞争相当激烈，不到最后一刻，“冠军”都无法产生。

根据距离横线的远近，顺着“大头”后面的被叫作“二游”“三游”……最后一名被谑称为“呆瓜”。有的人用劲过猛，铜板飞出了横线外，如果有几个人的铜板都飞出线外，谁离线越近谁排名越靠前。“大头”产生了，大家一顿尖叫；“呆瓜”出现了，伴随着当事人的叹气声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往回扔铜板的时候，如果落到了红砖上，或者距离红砖一步之内，就可以“滴”钱。“滴”钱时，跨步站在“钱锅”上方，松手将铜板往下丢，被击打出红砖外的硬币就归自己。如果距离红砖一步之外，只能“砸”钱了。砸钱时，在铜板落点处划一道线，一只脚踏在线内，另一条腿支撑

身体往前倾，伸出一只手臂往红砖上的硬币根处砸去，飞落到地上的钱就是自己的。小伙伴王习军是玩“砸钱锅”的高手，轮到他当“大头”时，只见他闭起一只眼睛瞄准，用铜板直接往红砖上的硬币砸过去，经常能砸落几分或者几角钱，等于多了一次机会。大家纷纷效仿他，奈何技术不如他，只好望“锅”兴叹。

第一名按规则“滴”钱或者“砸”钱后，第二名、第三名……大家依次按规则操作。每次几乎不到最后一名，红砖上的硬币就被“砸”完了。红砖上钱没了，这一回游戏就结束了，没得到机会的人只好失望地摇摇头。当然，也有例外，所有人都没有把红砖上的硬币砸光，这些钱就作为底子放上面，大家继续出钱进行下一把游戏。

下一把谁先往横线方向扔铜板就好办了，因为上一把已经确定了“大头”，大家就省事地按上一把顺序来。不过，上一把的第一名，这一回不一定是第一个往回扔铜板，还要看谁的铜板离横线最近，等于又重新确认了先后顺序。只有这样，对大家才是公平的。

开始几年，大家都用铜板做工具，所以“砸钱锅”又被称作“打铜板”。后来，大家嫌铜板力道不够，换上了约半公分厚的正方形铁块，有时候劲用大一点，能把红砖砸碎。当然，发生这样的事也是有规矩的，谁砸碎了红砖，就取消谁这一把的资格。一旦遇上，当事人好不懊恼。

玩“砸钱锅”游戏时，参加的人大汗淋漓地来回跑，围观的人也不时地一阵阵欢呼。那时候，我们忘记了作业，忘记了父母安排好的农活，沉浸在了快乐里……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28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